

骆岗公园的绿色美景

洪 放



情系绿水青山

“这得多大啊，几百亩了吧？”吴德茂笑着说，“这原来不就是机场的跑道吗？”

3000米长、107米宽的机场跑道，去年还是水泥地，现在都种上了绿草，占地481亩。如今人们称之为梦想大草坪。在大草坪两边，还有300米宽开阔的草地，那里建起了百姓大舞台和多功能足球场。不远处，原来机场高达60米的全向信标台，改造升级后，成为别具一格的景观塔。机场还未关闭时，吴德茂他们早晨一出门，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信标台。外地人问他们社区在哪儿时，他们总会说：“机场外，那大圆塔边就是。”

站在机场跑道的大草坪前，老邻居们感慨不已。他们仿佛又听见了飞机的轰鸣声，看见了飞机从跑道跃上蓝天的身影。

“真没想到，这里真的就成了大公园。”吴德茂感叹。

确实，没有多少人会想到，从前繁忙的骆岗机场，会成为这样一个大型城市公园。这公园里，不仅有满目的绿色，还充盈着浓浓的记忆。除园博园外，还有锦绣湖碧波荡漾，湖中浮莲翠绿，岸边菖蒲葳蕤。锦绣湖边，正在建设的世界制造业大会永久会场正一天天长高。再远一点，公园南边，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现代板块充满活力……

随着吴德茂和老邻居们的脚步，园博园像一幅画卷徐徐展开。17个植物园、38个城市园，大部分已完工。走在园博园的小径上，秋果园里的果实飘出香气。不远处，由机场航站楼改造的城市建设馆，正在紧张开展。

大家边走边看，边看边叹。吴德茂一直眯眼笑着，他问老邻居们：“你们有谁想到过，老了，还能依着这么美的一个大公园？”

二

曾经的骆岗机场，占地12.7平方公里，年旅客吞吐量达500万人次。2013年5月29日，骆岗机场关闭并整体搬迁至新桥国际机场。

几十年了，住在机场边上的老社区党支部书记巫业佐，每天晚上习惯了听着飞机的轰鸣声入睡。那天晚上从10点以后，再也没有传来飞机的声音。他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想到了机场与高王社区、与这里的老百姓、与他这个老社区干部的一件件往事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骆岗这片土地还是一大片农田。先是来了省航校，盖了几

排筒易房，修了一条1200米的筒易跑道，接着便来了小飞机。机场周边的老百姓一辈子没见过飞机，一开始都巴着眼睛抬着头看飞机。现年84岁的巫业佐当时刚刚从部队退伍回来，很快就参加了航校的建设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，全国民航机场布局调整，骆岗正式进入全国民航机场规划。本来只有四五十亩地的航校，开始扩征土地，面积一下子增加到了七八平方公里。巫业佐回忆起当年机场扩建的场景，仍十分激动。那时没有什么机械，土方开挖及回填都是靠人力。他和吴德茂成为突击队的主力。到1976年底，骆岗机场扩建工程完工，跑道达到了3000米，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50万人次。

“新机场建成，大家都盼着看大飞机。第一架大飞机终于在骆岗起飞。那个场面啊！”回忆往事，巫业佐仿佛还沉浸在那时的欢腾中。后来，机场又经过了两次扩建，面积最终达到12.7平方公里，年旅客吞吐量达500万人次。

然而，令巫业佐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才40年不到，随着城市的发展，骆岗机场已承载不了更大的旅客流量，需要启用新机场。机场关闭的第二天，生活在机场周边、曾为之付出艰辛劳动的老百姓们自发地来到这里。机场空寂了，他们是那么依依不舍……

不舍之后，很快就有人想到了关闭后的骆岗机场的未来。这里地处合肥老城区与滨湖新区中间的黄金地带，上承老城区的烟火气息，下启滨湖新区的现代风情。这片十几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未来将会是怎样的？它将以怎样的新形象，展现在合肥人面前？

围绕这件事情，巫业佐和吴德茂他们讨论过多次。关闭后的骆岗机场成了市民们关注的目光所在。不少人提出各种建议，当然，更多的人希望建设大型公园，在老城区和滨湖新区之间培植永恒的绿色……

三

就在此时，园林部门采纳了部分专家和老百姓的建议，提出了建设骆岗公园的方案——倘若能建成一个12.7平方公里的公园，那将是一个很大的公园。何况这公园地处合肥城市发展的承接处。它一端连着老城区，一端连着滨湖新区，且东接全国五大淡水湖之一的巢湖。这公园如果建成，那将是一块巨大的“翡翠”——镶嵌在合肥大地上，成为绿色之心。

12.7平方公里不是一小块土地。

收 秋

张朝林

“乡亲们，来村部集合，咱们收秋啦！”村部老槐树上的大喇叭里，响起了村支书山爹的声音。

福爷是支部委员，听到大喇叭响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打开房门，东方的晨曦，夹杂着柳树林里的鸟叫声一起扑面而来。福爷仰起头看天。朝霞打过来，落在门前的小河里，河中便有了金红色的波纹。

简单收拾一番，福爷戴上草帽出了门。

东西两丘夹南北平川，是家乡的地貌。一条由北向南的小河，从村前而过。小河岸边是垂柳，初秋下的柳树，变了颜色，绿中透黄。河西，沿堤排列的是新村的别墅群。别墅群后，一望无际的平田是甘蔗林。河东的沙土地，是蔬菜水果基地。甘蔗酿酒厂和蔬菜烘干厂就在河东平田中间。

山爹领着村民们在河西割甘蔗叶儿。

河西的甘蔗林，长得一丈多高，粗壮的甘蔗被叶子包裹，秋风拂过，泛着绿波。甘蔗是不忙着收的，趁着刚刚来的秋天，是要晒的。剥开紧裹的叶儿，露出秆儿，让秆儿晒晒秋阳，吹吹秋风，落落秋霜，秆儿就更甜，汁水就更饱满，出糖率就更高。

噗噗噗，一根根甘蔗叶儿被拽下。沙沙沙，拽下的甘蔗叶儿铺在地上，铺成绿油油的草原，铺成写给家乡的绿色诗篇。剥叶儿是力气活儿，粗中有细，需从根部剥向顶部，顶部留上五六片叶儿，得轻轻剥，慢慢撕。秆儿高的，还须掂起脚来。秋阳高照，地如蒸笼，晶莹的汗水落入地上铺平的甘蔗叶儿里。

小憩时，山爹挑几根粗壮的甘蔗扳倒，让大伙儿品秋。一截截秆儿，一咬，满唇白，再嚼，满口甜，乐得大伙儿的脸皱成一朵朵秋菊花，连声说：“好甜！”甘蔗是从南方引进的优良品种，乡亲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着。

甘蔗叶儿剥好，田野空荡了。地面是一片平静的绿浪，林立的甘蔗仿佛在秋风里哗哗啦啦地笑。

那边，福爷领着村民们在河东的蔬菜水果基地里收秋。

一个个大棚被揭开，秋阳下的蔬菜水果基地，就是家乡的一幅浪漫的色彩画。一串串的圣女果，绿的、黄的、红的，坠在枝叶间，大自然把秋天的色彩都涂抹给了它们。一簇一簇的火龙果叶子，仿佛绿色的瀑布，点缀着白的、黄的花儿，一个个咧开红嘴唇憨笑的火龙果藏在其间。

辣椒园也不甘示弱，“朝天红”“线椒”“水果椒”挂在枝头。尖朝天、头向地的“朝天红”辣椒，一爪一爪地在枝头，闪烁着红晕，在秋风里起舞。“线椒”躲在枝叶中间，风吹来，摇来晃去。稀稀落落的小片叶子上，吊满一枚枚黄的、绿的、红的胖嘟嘟的“水果椒”。乡亲们头戴草帽，轻轻地摘“朝

金秋好时光。又到了吃蟹的季节。有海的地方一般就会有蟹，然而蟹跟蟹不一样。在山东青岛，有一种梭子蟹用味美肉鲜来形容，一点儿不为过，那就是会场蟹。

一抹初升的霞光映在脸上，迎着徐徐吹来的海风，我们驱车从市里向20里外的崂山区王哥庄街道会场社区驶去。那里，有绵延平阔的海滩，海产品丰富，其中梭子蟹名气最大。

我们到达的时候，码头上已聚集了不少人。有的人聚在一起谈论着今年的收成和价格，还有的人不时地在沙滩上走来走去，似乎想平静焦急的心情。海风沿着水面吹来，淡淡的咸味弥漫在空气中，岸边的海水不时地拍打着沙滩，泛起一层层白色水沫。人们的眼睛始终盯着海面。远处，几艘渔船影影绰绰，上下起伏。听当地的朋友说，昨晚刮了一夜大风，凌晨风一停，渔民们就出发了，也不知今天收获如何。

正说着，两艘渔船从海面上缓缓驶来，越来越近，终于靠在了岸边。人们一下子围了上去。渔民们穿着防水服，一边喊着“小心别让蟹子夹着”，一边把大筐吃力地搬到船边。“这些我全要了！”“多少钱一斤，能给20斤吗？”嘈杂的喊声顿时响起。

渔民们倒是沉着淡定，他们四下张望着，看到熟悉的面孔马上打招呼，然后把蟹递过去。接过蟹的人一脸笑容，话也不多说，将蟹搬上车就走……很快渔船就见了底。一些人的脸上挂着失望的表情，好在又有几艘渔船陆续靠岸，人们又蜂拥而上。

当地的朋友领我们找到前面靠岸的渔船，渔民见到朋友马上说：“给你们单独留出来了。今天收获一般，大风刮得蟹子都没大上网。”说着，从渔网底下拖出一个大桶，里面是鲜活的蟹。原来，朋友已提前与渔民联系敲定好，否则看今天的架势，我们很难有这样的口福。

说起来，会场的梭子蟹之所以味美肉鲜，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。会场这片地方一面靠山，三面环海，海水盐度高而且变化不大，海水的温度比起南方来要低得多，加上海底是砂质，因此成了梭子蟹得天独厚的繁殖栖息地。平时，这里的蟹游弋在两米以下的海域里，自然生长。成熟后的蟹比一般梭子蟹的个头大一些，一只一斤多重也不足为奇；蟹的蟹钳、蟹足也很特别，又壮又长，一只一斤左右的蟹两侧的蟹足展开后，宽度竟能达到近半米。至于蟹的肉质，用当地渔民的话说，很“紧凑”“实落”，既鲜又嫩。

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会场的蟹还没大名气，那时候出海捕捞几乎很少空手而归。后来，随着蟹的名气不断提升，过度捕捞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，一段时间，蟹大幅度减产。靠海不能“吃海”，损失最大的是渔民。好在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出手，划定了“蟹类保护区”，制定了“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方案”，还扩大了海洋牧场建设规模。从2005年起，青岛市和崂山区专门购买优质水产苗种，投放到会场湾和崂山湾，以丰富周围海域的海产品。2012年，区里在王哥庄200顷水域内开始建设人工鱼礁区。陈旧不能使用的渔船，被拆解沉入海底充当“礁石”；一些混凝土块被坠入特定海域，变成人工“鱼礁”。渔业专家还在周围海域移植了大量海藻，给苗种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链。实践证明，这些措施对恢复渔业资源、扩大渔业产量、增加渔民收入，起到了显著作用。这些年，会场每

制图：张芳曼

味美肉鲜的蟹

王 涛

年都有近百吨蟹供应市场，更多人享受到了来自海洋的美味。

每年从9月初到10月中旬，前后大约40天，只要海况允许，会场的渔民们可以天天出海。多的时候每次能捕捞到200斤左右蟹，少的也有几十斤。这些年，会场的蟹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，赶上行情好的时候，一斤200多元也供不应求。人们都说，会场的渔民赚得盆满钵满，话虽有些夸张，但蟹给渔民们确实带来了可观的收益。一个收获季，勤劳能干的渔民入账20万元不在话下。

捕蟹是个辛苦活儿，也是个技术活儿。每天天不亮，渔民们就要带上工具，驾着渔船向大海深处驶去。吹来的秋风冷飕飕的，有时直令人打颤。风平浪静还好，若是涌浪湍急，人在船上会很难受。然而，这一切都挡不住渔民们出海的决心。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，渔民们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，丰收的希望就在眼前。

会场的蟹捕捞办法不同于一般蟹。捕捞时，渔民不用“拖网”，用的是“定置网”。定置网高1米左右，张开就像一个排球网，嵌在海底。网上面是“小蟹子”的活动区域，而底层是“大蟹子”的世界。蟹顺着潮水而行，不留心就会撞上网。定置网因为不流动，对蟹不会形成伤害，这就最大程度保证了蟹的品相完整。从网上往下摘蟹也大有学问。要抓住后腿部位，免得手被蟹钳夹住，然后把网扣从蟹身上绕下来。有些蟹被网缠得太紧，要用剪刀把网线剪断，然后取下。网虽被剪破，也不可惜，一只蟹足够买几张网片。

“红岛的蛤蜊，会场的蟹，吃了蛤蜊更想蟹，吃了蟹子没白来。”这句流传于青岛人当中的顺口溜，现在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来青岛品尝美味。

秋日与朋友来到会场码头，满眼沸腾与热闹。仔细听，那声声叫嚷中，还回荡着渔民们欢快、喜悦的笑声。

